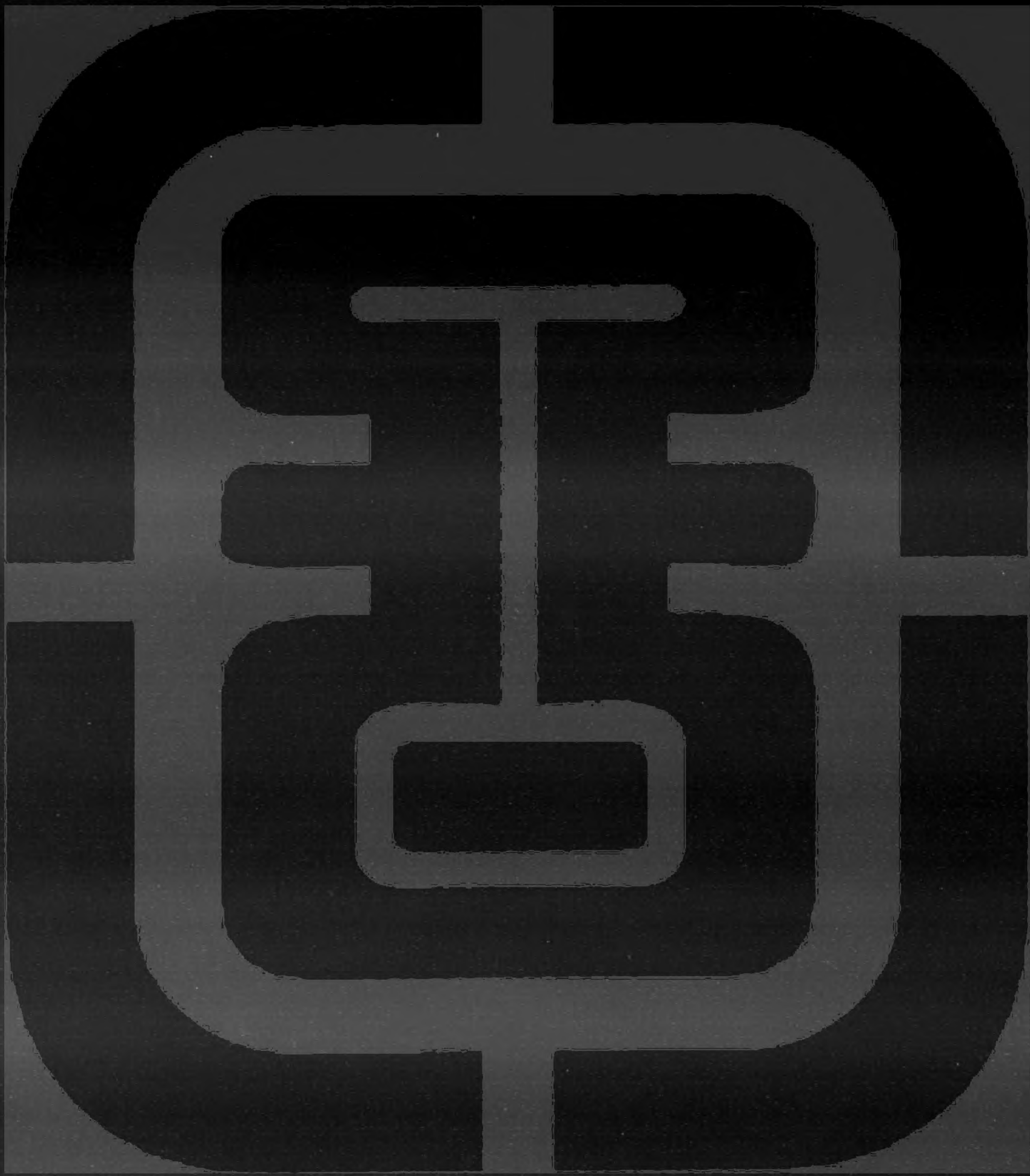


2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二

學十

人倫 師友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持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

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其不是也。○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

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今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

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
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
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
以對姑叱狗。藜藜不熟者。亦無其惡而遽出之。何也。曰。
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
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
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
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
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
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

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
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
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
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再娶皆不合禮
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
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
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
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
許再娶也。○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賓壻易
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

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涑水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滎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韋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為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

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歿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故其聰明。故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

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有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後。朋友乃異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

似匿然而友其人。曰。此非匿然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為匿然。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母失其為親。故者母失其為故者也。○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

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踈。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平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

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恠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

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父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各繇亦曰：天叙有典，敎我五典。五惇哉，敎云者，所以正

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敎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敎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

勉齋黃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折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爲夷狄。

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踈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性莫之重焉。可不為之屢歎也邪。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為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為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

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為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為也。○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

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為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以下兼論師友

○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

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踈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孔子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

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為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

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吊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是。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存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

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爲善。不爲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爲善之意。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候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黃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

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財。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况其下者乎。

和靖尹氏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河東侯氏曰。朱公掞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子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

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延平李氏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光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推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

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邪。○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群居終日。相切磨。又有夫子為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朱子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為君死。在父旁。則為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為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東萊呂氏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

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為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揚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

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必委己。則又不可以罪師。○天下若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况在嘗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及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知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畧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

非欺人也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雙峯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為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為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寬栗直溫之教。

典之於夔。至于成固。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

道義磨礪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為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詩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立庇。民者不絕于時。能使大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為盛。

魯齋謝氏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為非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是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成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三

學十一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論語孟子只刺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能著。意便不足。○問世有以

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

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自為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只聖賢所至而君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

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
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
聖賢之言不為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
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
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必裏分
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
相肯可。此外都無間雜說話。方是得箇人處。○讀書先
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
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

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
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觀書但當虛心平氣。
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
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
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
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
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
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
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
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况又

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己。全然虚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讀書有箇法。只是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虚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

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者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燒峭。却教當時人如何曉○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

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求。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大源。且將已熟

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為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踰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寬闊。不可貪多。○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己觀物。○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有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

知豈可如此。○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學問就自家身上。一切要處。聖會方是。那讀書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

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之為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不何事。○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然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百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會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

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己體認方得如讀學而
時習之自家會如何學自家會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
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
便休也不濟事○讀聖人書當及身而求亦須是講學
不講學遇事便有凜凜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
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
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
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
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問平日讀書時
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久每苦思慮紛擾雖

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
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
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大凡
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間而義理自
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或問讀書未知統
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
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
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
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

中矣。○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須。只貴平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味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兢兢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

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摸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

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韓退之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知退之若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

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骨。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胃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索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落落。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為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若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為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

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
瑒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古人讀書
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
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
熟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
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緊
要。看此可見。○讀書工夫。莫草略。近日學者。多緣草略
過了。故下梢頭。儘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粗則心
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本熟。得些義理。以為是。亦得
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豪釐。繆以千里。方可。○聖

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等之於
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
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
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
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
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
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
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
精切。少問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
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如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者。可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及覆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及覆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為觀美。而貫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讀書玩味其意。

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誤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便麤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

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逐旋推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或

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復思繹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子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

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踈緩也。○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要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

之以為有補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

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舊見李先
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
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
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
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
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
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
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
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

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
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
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讀書
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
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
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
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
有味○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
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為能知其意。而得
其用。徒博則反若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

書優柔厭飮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
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
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
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
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
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
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
理固是自家求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
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
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切不可

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
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
却多在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
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淡洽貫通則無緊要
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
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豈
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聲牙
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讀書且就那一段

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復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曾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細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說過。須是心曉。○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萬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付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齊

事。如用只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面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板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注了。且

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
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著
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
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
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
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
事說到極致處。事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
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達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

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讀書之
法無他。唯是篤志虚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
多是卒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
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
自家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
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
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
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
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
雖是朝廷甚廣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

一撞百碎○某嘗謂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面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嚼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精神長者傳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

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誦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問嘗聞先生爲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又嘗自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請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讀書看義

理。須是曾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真實底音。只管如此。曾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急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方。○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鐸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鐸。無由入得。看見縫鐸時。脈絡自開。

○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貫通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胃。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

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陜隘。無處著工夫也。○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完矣。○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義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讀書先且虚心者。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

不背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己見。自為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消詳。不可草草說過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

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
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
也。如此只是率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
益。○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睚將去。不解得不成。
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
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急情
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
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
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
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

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審。
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
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
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
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
何處得新意來。令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
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讀書須是
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而今說已
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
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

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工
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
知年歲之老。○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一
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
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
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
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
是無工夫。不得力。○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學
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
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
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取。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每
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與亡台亂聖

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
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
獵者不可語。○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
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
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
得些小。便把己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
人意上求看如何。○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
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
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
任己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
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

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音馬。援以蓋故。與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爲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己。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二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

何事不可處。○學者於庸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攷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遠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不

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淡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

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其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淡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

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矣。○某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學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看孟子與論語

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

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孰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看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

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無間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分錯。則亦虚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

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

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定底方佳。○看文字當如高舫大船。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雜小。淺便著。淺了。濟其事。文字不通如此看。○問看文字為

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走。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復。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看文字若便以為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

他義况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
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看文字有兩
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
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
略之意不可不戒○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
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慮看正須
於那無疑慮看蓋工夫都在那上○看文字要急迫不
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
○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
為所遮蔽轉不見矣○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

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為主柔善者觀書必
以慈祥寬厚為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不可過於
踈亦不可過於密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
去更挿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闊看○看文字須逐字
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文
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
於輕浮不沈著痛快○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
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
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
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

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問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廣之則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已錯了○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從身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

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為他日之用須思重所以看者何為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己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為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而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語孟訓誥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而看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扶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看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

是讀者心自燒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十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

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
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
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
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註論語。至於訓
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
要。只作等閑有過了。○凡人讀書。若窺得到道理透處。
心中也替他一作本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
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
○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
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

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
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
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
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
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
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
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足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
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而
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
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

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為。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書。誦何異。○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為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

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榷。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為耻。曾不知。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

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黃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靜。至於讀書。則平心定氣。端莊儼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沉靜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經通徹。亦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纔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後生且收斂靜退。謙然常若不足。方能有所進。○觀書者最怕氣

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揚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曾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後

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以下讀諸經法

○六經之言在涵濡中默識心

通精義為本○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為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書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

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臣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

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

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

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遺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

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淡冷。則當觸類而可通矣。○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

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

莽。纔看過了。便為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知。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時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

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嶢崎。○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

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

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
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
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
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
理情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
經却易爲力○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
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
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
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
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

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
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
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
以俟之莫立課程○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
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
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
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
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
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賢

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胷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會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學者觀書。先須讀得

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為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也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時字。曰。此只是隨時。

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也。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盡。教深遠得。解以下論○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

愈不達矣。其嘗說識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聖經守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解經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新添者，恰是重字。○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

字不可忽略。○問解經有典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童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

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解經已是不不得已。若只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了。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

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以下讀史○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

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

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

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

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

攷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

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

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

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攷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讀史有不可曉處。割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

便自曉得。○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峽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

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溫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死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通鑑難看。不知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一云更問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會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

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他。○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問陳芝史書記得熟否。蘇丞相頌看史都在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麼事。某年有甚麼事。纔記不起。無緣會得。澹洽之曰。正緣是不澹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看二百字。有何不可。○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皆得方是若只是略踴看過心下似有似無齊得其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可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

牢○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

國之手。寬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為廷尉。有驚乘與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為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為天下之平。○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留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俟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

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四



